



林则徐虎门销烟(图)

林则徐家族的百年传奇

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为官清廉，两任钦差大臣，他的禁毒和治水业绩为后世所铭记。而他的后代更是豪杰辈出……无论林氏家族后人身处何地、位居何职，他们始终牢记着先祖的训导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

林则徐： 两任钦差大臣的民族英雄

林则徐，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侯官鼓浪屿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里。他13岁考中秀才，20岁中举人，26岁中进士，殿试高居第二甲第4名，从此踏上宦途。

道光三年(1823年)正月，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。在任上，他整顿吏治、清理积案，平反冤狱，并把鸦片毒害视为社会弊端加以严禁。其实，早在1806年，他应房永清之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之时，这里的鸦片烟毒已引起他的注意。

1838年，林则徐提出6条具体禁烟方案，并率先在湖广实施，成绩卓著。9月应召进京，在连续8次召见中，他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。11月受命为钦差大臣，他前往广东禁烟，并节制广东水师，查办海口。

1839年3月10日，林则徐经过两个月的旅程到达广州。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了两张告示，一个是《收呈呈稿》，另一个是《关防示稿》。前者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，后者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，也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、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，它不仅是以清廉告白天下，而且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。

1839年3月18日，林则徐发布两个谕帖。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。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。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烟商。

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，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。他到达当天，林则徐下令停泊在珠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，当天晚上封锁商馆，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工。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，面对林则徐的命令，出尔反尔，采取无赖、讹诈、欺骗、撒泼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。义律狡猾多端，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。最终义律在3月28日屈服，向林则徐呈送了《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》。

5月18日，林则徐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，总重量1188127公斤。收缴的这段日子，林则徐一刻不停地监督这一庞大的过程。日夜操劳，一丝不苟，无一批漏，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。

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?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，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，但他们想错了。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，要求查明实物数量，然后焚毁。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，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、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。

6月3日，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，在林则徐的指导下，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决心。虎门销烟，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，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，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。

在查禁鸦片时期，林则徐在自己的衙府写了一副对联：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，壁立千仞无欲则刚”。上联谆谆告诫自己，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，才能把事情办好，立于不败之地；下联砥砺自己，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，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，挺立世间。

林则徐抗英有功，却遭投降派诬陷，被道光帝革职。“从重发往伊犁，效力赎罪。”到新疆后，林则徐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“屯田耕战”，有备无患。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，推广坎儿井和纺车，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，称为“林公井”、“林公车”。

后来，林则徐再次被朝廷启用，由于劳累成疾，他于1849年因病辞官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。

1850年，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，再次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督理广西军务。1850年11月22日，林则徐在赴任途中，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，终年66岁。

1996年6月7日，中科院北京天文台陈建生院士发现了一颗小行星。由于林则徐的禁毒和治水业绩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，因此，有人建议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“林则徐星”。2009年9月20日，在林则徐出生地，“林则徐纪念馆”揭幕，寓意着“林则徐星”从这里升起。“林则徐星”在火星与木星之间，沿椭圆轨道以4.11年的周期绕太阳运行。

台，是无天理。”郭寿生(中共地下党员、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、《海军月刊》社长)趁机和盘托出自己受中共组织委托，前来动员他起义。林则徐一听，心头为之一震，在略加思索之后，便表示愿意起义，但具体搞法还要相机行事。后来，林则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与中共组织建立了直接联系，我如同在长夜中看到了曙光，黑暗里见到了光明。”

1949年2月25日，国民党海军“重庆号”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率领下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，林则徐受到鼓舞和推动，即派亲信参谋欧阳晋去找老朋友郭寿生，进一步商量起义的具体事项。最后，毛泽东密嘱他“隐忍待机”，待解放军渡江时，再突然调转炮口起义。

1949年4月23日，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，一举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；也在这一天，林则徐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1271名官兵、9艘军舰、16艘炮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宣布起义。

在南京解放的当天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，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那一天，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纪念日。随后，林则徐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。林则徐率第二舰队起义的25艘舰艇，1271名官兵成为建设人民海军的重要力量。

4月30日，林则徐率第二舰队起义的各舰长、艇长及全体官兵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。毛泽东、朱德在复电中称他们的起义是“在南京江面的壮举”。

1949年8月28日，中南海内碧波荡漾，荷叶飘香，林则徐与张爱萍等乘车来到毛泽东住所门前。毛泽东在门口迎接他们，他拉着林则徐的手说：“你是林则徐的侄孙，久闻大名啊！你的先人林则徐是抗英英雄、民族英雄，全国敬仰啊！你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，率部起义，同样是英雄壮举，可钦可佩，可喜可贺！”

此后，作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，他参加了共和国开国大典。1951年，林则徐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，成为刘伯承院长的得力助手。1957年海军

学院成立，林则任副院长，分管教学工作，为人民海军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。

1955年，林则徐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获一级解放勋章。曾经是国民党海军少将的他，而今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海军少将，虽然军衔未变，但本质却大相径庭，他深知肩上任务的艰巨。1977年，林则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79年7月16日，林则徐逝世，享年74岁。遵照生前的遗愿，他的骨灰洒在了祖国东海的万里碧波上……

“不管如何，林则徐政治生涯中的精神被后代们继承。至于林则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，林则徐说：‘那就是他在发配新疆前所写的一首诗，‘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’。在我们林家家谱的封面印有这首诗，我觉得它也是我们林家的精神实质。”

先辈是著名的虎门销烟民族英雄，后辈是否有人吸烟呢？“我不抽烟。”林则徐说，“在南京的家人中(指林则徐的子孙)没有人抽烟。抽烟没有好处，而且烟本身也是一种毒。”自懂事起，父亲和长辈们就常向他讲述当年林则徐禁烟禁毒、虎门销烟的史迹。从中，林则徐了解到毒品的巨大危害。

致力戒毒、宣传戒毒已成林家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以前都是我父亲参加各类宣传禁毒的活动。2001年父亲去世，我也退休了，我接过了他老人家的旗帜，继续宣传戒毒。”

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虽然也是道光十八年(1838年)以二甲第6名成为进士，但他一生只是翰林，修史不言政。而林则徐的长孙林润澂(林则徐的曾祖父)更是学起了柳宗元，并书就

“孤笠双鸳翼”，还为自己绘就了一幅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的画像，以表示不做官、不参政。此后，林氏直系子孙(林汝舟一系)便一直恪守祖训。

第六代长房长孙林鸿汉：首届“十大民间禁毒人士”之一

作为林则徐第六代长房长孙的林鸿汉，相貌与林则徐仍然非常神似，丰满的两腮、圆润的前额，与林家族谱封面上林则徐的塑像可以说是“神不离，貌亦合”。

林鸿汉透露，尽管先祖是高官，但林则徐曾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经历，促使他的直系子孙决定远离政治，立志归隐。

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虽然也是道光十八年(1838年)以二甲第6名成为进士，但他一生只是翰林，修史不言政。而林则徐的长孙林润澂(林则徐的曾祖父)更是学起了柳宗元，并书就

“孤笠双鸳翼”，还为自己绘就了一幅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的画像，以表示不做官、不参政。此后，林氏直系子孙(林汝舟一系)便一直恪守祖训。

第六代长房长孙林鸿汉：首届“十大民间禁毒人士”之一

“孤笠双鸳翼”，还为自己绘就了一幅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的画像，以表示不做官、不参政。此后，林氏直系子孙(林汝舟一系)便一直恪守祖训。

第六代长房长孙林鸿汉：首届“十大民间禁毒人士”之一

作为林则徐第六代长房长孙的林鸿汉，相貌与林则徐仍然非常神似，丰满的两腮、圆润的前额，与林家族谱封面上林则徐的塑像可以说是“神不离，貌亦合”。

林鸿汉透露，尽管先祖是高官，但林则徐曾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经历，促使他的直系子孙决定远离政治，立志归隐。

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虽然也是道光十八年(1838年)以二甲第6名成为进士，但他一生只是翰林，修史不言政。而林则徐的长孙林润澂(林则徐的曾祖父)更是学起了柳宗元，并书就

“孤笠双鸳翼”，还为自己绘就了一幅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的画像，以表示不做官、不参政。此后，林氏直系子孙(林汝舟一系)便一直恪守祖训。

第六代长房长孙林鸿汉：首届“十大民间禁毒人士”之一

朱自清家族的清风傲骨

朱鸿钧留给朱自清的《背影》

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，字小坡，娶妻周氏，生兄弟3人：朱自清(1898年—1948年，原籍浙江绍兴，出生在江苏东海，后随祖父、父亲迁居扬州)、朱物华和朱国华。朱家几代都为清朝地方官吏，家境殷实，但到了朱鸿钧这一代，家道中落。原因是朱鸿钧纳妾丢官。

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在辛亥革命前任宝应厘捐局局长，民国初年任徐州植运局局长。植运局是掌管盐专卖专运的机构，局长是个肥差。朱鸿钧在徐州时纳了几房妾。原先宝应的潘姓姨太太得知此事，跑到徐州大闹，这一闹，朱鸿钧丢了官。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，朱鸿钧花费了不少钱，以致亏空500元，后来让家里变卖首饰，才算填上这个窟窿。家中遭遇如此变故，1917年，朱自清的祖母因此一病不起而辞世。

这年冬，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朱自清回扬州奔丧，先从北京到徐州与父亲会合，然后一道回扬州。朱鸿钧借机办了丧事。丧事完毕，朱自清返校，朱鸿钧去南京谋职，于是父子同行，至浦口车站分手。散文《背影》即取材于此。《背影》中有永远的父子情。当朱自清看到父亲肥胖的身影艰难地爬上那边月台，他原谅了父亲的荒唐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对父亲的体谅。这里面有生存的艰难，谋生之艰辛，以及面对生活重大变故的无力感和沧桑感。父亲的身影盘踞在朱自清的心头，多年之后，拥有众多子女的朱自清，更能体验这种养家糊口的重担，及面对亲人、学生故去的沉痛。

“七七事变”发生之后，朱自清转往大后方，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教书的好友李健吾，请他就近接济自己住在扬州的老父亲。可惜，朱鸿钧未迎来抗战胜利，于1945年4月9日逝世，终年76岁。

真君子朱自清的真性情

朱自清，原名自华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有春华秋实之寓意。著名散文家、诗人及学者。

朱自清1917年跳级报考北京大学本科时，已预感到即将降临的“吃家”的凶险和“两肩上人生的担子”，改名自清，取《楚辞·卜居》中“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”之意警策自己在家境衰败、经济困难，乃至被生活的重担“压到不能喘气”的时候，也决不与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同流合污。他字佩弦，取自《韩非子·观行》：“西门豹之性急，故佩韦以自缓；董安于之性缓，故佩弦以自急。”韦，是皮条，物性柔韧；弦，绷紧，性刚劲。



朱自清

朱自清一生与他所处的时代都有一种张力，他有独善其身的自清精神，又具心忧国难的报国之心。

1919年5月4日，北大学子朱自清和同窗好友参加了五四运动，上街游行。爱国的精神，由是发韧，贯穿他的一生。1926年3月18日，朱自清与清华师生进城请愿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。亲历政府弹压学生的“三一八惨案”后，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成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和《哀韦杰三君》。1927年仲夏，月色中的荷花池触发了文学家敏锐的情思，有感于军阀征战的国内时局，朱自清写下不朽名篇《荷塘月色》。当此国势动荡之时，他更多地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。1935年，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中，朱自清积极投身爱国运动，多次在家中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地下党员和爱国学生，其中有韦君宜和王作民等人。1936年11月，朱自清还代表清华师生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，夫人陈竹隐也加入为前线战士制作御寒用品的行动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朱自清随学校辗转至昆明，任西南联大教授。在昆明，朱自清一方面教书育人，一方面以笔为枪，进行文人抗战。这一时期，由于物价上涨，联大教授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，有沉重家庭负担的朱自清，有冻饿之忧。有时他拿一块又黑又粗的面包，蘸点盐就是一顿。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导致他胃病发作。在他的日记中常常看到“胃病发作”、“胃痛，抽抽”、“每日呕水”等文字。

1945年夏天，抗战临近胜利，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。著名作家吴祖湘曾这样写见到他的情景：“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，霎时我可愣住了。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靡，皮肤苍白松弛，眼睛也失去了光彩，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，格外显出瘦削劳瘁之态……他的眼睛可怜



1935年，朱自清父亲朱鸿钧与孙儿们在扬州合影。左起：朱自清次子朱润生、朱鸿钧、朱自清二女朱逸先、三女朱效武。



朱自清长子朱迈先与三子朱乔森



1939年8月，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、三子朱乔森、幼子朱思庸(前右)摄于昆明翠湖公园。

地眨动着，黑珠作晦暗色，白珠黄黝黝的，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；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，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。”

1948年8月1日，朱自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半年来胃病发作3次，骨瘦如柴……”而此前的6月18日，朱自清还在拒绝“美援面粉”的声明上签字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，影响家中甚大。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，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。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，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，就不应避免个人的责任。”

1948年8月10日，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……已……拒绝……美援，不要……去……买……配售……的美国……面粉……”这成了他的遗言。

朱自清去世时，钱包里仅有6万元，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……

朱自清的胃病，可谓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一个隐喻，他的洁身自好与

严于律己，他的民族尊严和气节，让人景仰。他被视为一位“真君子”。毛泽东在他的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中，曾给朱自清以高度评价：“一身重病，宁可死，不领美国的‘救济粮’”，“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”。

朱润生与江泽民 交谊颇深

朱润生(1925年—2011年)，曾在山西省财政厅(副厅级)工作，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委员。

朱润生就是朱自清在散文《荷塘月色》中所提及的“妻”拍着的“闺女”(朱自清二子)。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，4岁时就随生母武仲谦回到了扬州老家。自此以后，只有每年暑假朱自清回扬州老家时，朱润生才有机会和父亲在一起。

朱润生在扬州读中学时，与比他小一岁的江泽民是同班同学，两人一直都有来往。后来江泽民在北京担任

电子工业部部长时，曾到清华园去看望朱润生的后母陈竹隐，还对陈竹隐说：“说起来我是朱先生的晚辈、学生。”

1988年，朱自清诞辰90周年，扬州市举办关于朱先生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。为此，朱润生写信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参加。在信中，朱润生还向他报告了扬州将修复朱自清故居等有关事情。接信后，江泽民因公务繁忙不能与会，便复信给他，并作了一首七绝，以表示对朱自清先生的敬意。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回忆少年时期常去你们家，看到令祖父小坡老，再读《背影》一文，感到分外亲切。”江泽民的《七绝》是：“背影名文四海闻，少年坡

电子工业部部长时，曾到清华园去看望朱润生的后母陈竹隐，还对陈竹隐说：“说起来我是朱先生的晚辈、学生。”

1988年，朱自清诞辰90周年，扬州市举办关于朱先生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。为此，朱润生写信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参加。在信中，朱润生还向他报告了扬州将修复朱自清故居等有关事情。接信后，江泽民因公务繁忙不能与会，便复信给他，并作了一首七绝，以表示对朱自清先生的敬意。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回忆少年时期常去你们家，看到令祖父小坡老，再读《背影》一文，感到分外亲切。”江泽民的《七绝》是：“背影名文四海闻，少年坡

老更情亲。清芬正气传当世，选择释篇激后昆。”

1998年朱自清百年诞辰时，江泽民谈起与朱自清一家的关系时，说：“我们两家是三代世交。”为此，江泽民为朱自清百年诞辰又作了一首五律：“晨鸣共北门，谈笑少时情。背影秦淮绿，荷塘月色明。高风凝铁骨，正气养德行。清淡传香远，文章成百名。”

江泽民在接见朱润生的母亲及弟妹时，还告诉朱润生及全家说：“这五律是我一气呵成的。第一句‘晨鸣共北门，谈笑少时情’，讲的是小时候我们一起读书，一起生活的愉快感情。我讲到这儿，江泽民问朱润生：‘你还记得那时候，每天早晨我们一起经过扬州城北门去上学的情景吗？’朱润生马上答道：‘当然记得，那时候，我的数学不好，你数学考第一，放学后还常常给我补课。’”

1992年10月，位于扬州市安乐巷27号的朱自清故居正式开放，江泽民亲笔题写了“朱自清故居”的牌匾。

2011年5月18日，朱润生因病去

世，享年86岁。

毛新宇的导师朱乔森

朱乔森(1933年—2002年)，著名中共党史专家、学者。

受父亲朱自清的影响，1948年5月，朱乔森还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，同年12月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，高中还没毕业时，朱乔森服从组织安排，参加了革命工作。1951年4月进入北京市委党校学习，毕业后，留校任教，从此便从事哲学及党史的教学与研究。在此期间，他还精心研究了李大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，并与同事一起写了《李大钊传》一书，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李大钊的传记。

1973年，朱乔森调北京市农林局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的工作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即1978年5月，朱乔森调中央党校工作，先在《中央党校通讯》编辑部工作，后任中央党校《理论月刊》编辑部副主任，再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思想教研组组长。1991年，任中央党史教研部副主任。同年，他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共产党70周年党史学术论文评选中获二等奖，并获中央党校科研成果奖。

作为一名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家的博士生导师，朱乔森桃李满天下。毛泽东的孙子——毛新宇就是其中之一。毛新宇1992年就就读于中央党校的博士生时，他研究的方向就是中共党史。毛新宇说：“在朱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不仅学到了很多中共党史的专业知识，还受到了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。”毛新宇还说：“朱乔森老师的父亲朱自清先生是我爷爷在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中曾赞扬过的伟大爱国主义者。朱老师显然是受到了父亲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。”

长期地、超负荷地忘我工作，从20世纪末期开始，朱乔森就患上了直肠癌，不久又转移到前列腺，后来又转移到肺。此后，他又患了心肌梗塞，经抢救，终于从死神面前挣脱出来。

几年中，朱乔森一直同病魔作斗争，成了抗癌明星。他还为广大癌症患者介绍了抗癌的经验。他告诉那些病友自己的抗癌体会是：“首先精神上要放得开。我是解放前的老党员，那时，蒋介石没把我咋样，我就不信癌症会打垮我。”他还说：“我的癌症已转移了三次，也就这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在病魔折磨他的日子里，朱乔森仍然很乐观，对生命充满希望，他告诉病友们说：“我能活过来，就不容易，活这么长时间更不容易。”

直到2002年4月5日，朱乔森教授终于平静而坦然地走了。

(据《党史天地》吴东平 刘宣庆/文)